

書

文粹卷第十九下

頌乙

共三首

韋紀泰山銘 大唐封禪頌張說 大唐封東嶽朝觀壇頌

紀泰山銘附

玄宗御製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維不德懼於至道任夫難任安天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聖衡庶尹交脩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咸去再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誅唱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天天符既至人望其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予與夫二三臣亂震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寓旌旅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頂也爾雅云泰山為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惟天帝之孫群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啟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為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萬古自北九皇哉設故壇賜於山下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翼一獻之通神所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及仲

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
粵豈曰禪於社首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
辰觀群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群臣拜手稽首稱千萬
歲慶答歡同陳誠以德大渾叶度彝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
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受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以孝友錫
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戎史作樂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蠻夷
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自來月集會昌之
運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衆法權舊章補缺政
存簡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又能
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坤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
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
予幼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其不乃曰且我之文武曾孫其諛錫
新命續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
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慮彼後思一夫不獲
首乃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實行三德曰茲後謙慈

者覆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
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庶若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見心觀
未而知本銘曰

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受命奉為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己德
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華隋政奄有萬邦聲天
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大表時豈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
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宗衍我之神中宗紹運
舊邦惟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已南面緬緜化醇告成之禮留
諸後人緬予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
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社首或禪去
去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通文祖光昭舊勳方虛誕儒書離齟
佞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汗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厚道
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群嶽

大唐封禪頌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琰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設金石

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
茫昧其風朴略因時而歛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
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懼之於是禮樂出而
書記存矣及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
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爲也閱曩聖之奧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
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
七者何傳不六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
者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一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
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去封禪人且未許
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臯陶稷禹三
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繫周秦之誓明角祀周公用
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歟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
享夫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
贊唐不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舉撫
來蘇以利見護也無放夏之顛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

重光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自春滋育氣盈涵煦若天地之覆
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景罄無外而宅心自有八年于茲矣
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載睿睿宗而續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
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
士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
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二
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謩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
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忘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爲之書討論乎
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明翼乎鸞鷟之列在庭毅乎貔豹之師居
闕人和旁感神寶省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謀未始聞記
我后以人瑞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
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歲祀圓立日不奄
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丘掃路
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典群
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福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

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獲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
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輟天姥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校隊八陣警蹕
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漢燐燐飛焰揚精原
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皆謠俗問百年舉百祀興隆
典旨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應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
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圖高里之塊復見乾封之事
堯雲往舜日還神華靈燦爛燦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岱祗被
齋宮滌濯靜室凝神玄覽將款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
宮天孫授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
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
并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壇於陽趾夫
其天壇三龍衣陛十二咸秩報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編鼓
宮懸於重瓊之內千戚叙交鈞戟戣戣周位於四門之外伐國重
器傳代絕端旅之於中庭玉華金轂翠冒黃屋文之於端路庶官
百辟羗夷蠻貊稟成之後讓王之容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卷采

鐵馬金鏃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
上元法駕徐進屯于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降萬
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嶢嶸赤霄
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
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儀叶金奏佾羽舞撞黃鍾歌大呂
開闔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嘏乎
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
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煙
日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
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
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青災大資之慶不泆日至化洽於
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柘室迴玉鸞於上都
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
異音同歎曰兵合多兩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剋期千里
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風鬱

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廬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睹未光取絕韻咀甘實激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惟天為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六爾而已矣

大唐封東嶽朝覲頌并序

蘇頌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昊穹之命再集巨唐皇帝受之臨位十四年老虞氏歲巡之義調周王時邁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洛十一月景戌帳殿齋於岳趾淵默以清繹思而昭將紀功布度順斗承天精享也已丑宏觀軼區宇成儀振開闢高臨建鳳萬隊張皇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翕習以扶道國合二藩后四髦士密

侍臣高位危封臺列升階不下王十以聖言冲邈瑤牒寶書之旨曰朕獲守丕業恐不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朕之慶古則秘之何哉屬靈馳迅風露清終夕若掃若鉏晏然而已庚寅天官次錄王制協時嚴高祖以配之嗣高宗以陟之冕裘立珪璧序縹緞調鍾呂倨勾於篋簋戛擊乎祝歌竊具祥瑞兮物焜煌空溥霄兮音容與則纖塵不動和氣充塞日在於觀天為之門揚日大光謂小天下昭以抱戴見之卿霽郁郁紛紛喜氣烟煜當之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鬱蒼搖而萬歲聞自下達上後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端兮睟聖之門至尊幸郊有事于社首以泰折如泰壇於穆我睿宗侑而作主奠獻鳴咽天子之孝也僉以金匱歸勛於祖禰石碣藏美於乾坤戒咸秩則司存癸巳載大旅合大樂三陔嶺以惟抗四亞鏘而輅止朝群牧揆于官底邦賦數庭實華蟲辨等車馬來觀周人隨人二王之賓戎狄蠻貊萬里重譯必拱于著執贄奉璋顛顛昂昂靡敢息遑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溥揚巽風作解雨施舍之蕩滌之宥法罪除頗類頌湧

洋溢周流黻黻不崇朝而遍者與此山俱疇翳而不拔胡微而不
甫也亦既稱壽申命宗伯咨爾頌焉効古之刻石臣頌稽首再拜
而言曰臣聞昔在帝堯臣惟咎繇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天若
曰依于巨唐易姓者李王於中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我
唐祚之興昌符誕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宣高祖四宗之景烈肇
開元神武之明號廣矣大矣莫有不寧罔有不併咸一德之輔不
二心之臣群后抗詞曰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
中于天陛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兼
三才以爲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性今三才真萬物其
六典平九功成宣不滯獄不赦至于刑清良有以也因斯而談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之睿者君也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之美者臣也
有物有則我君臣保乂之原所由於前設其教於後亦往歲邦危
中否天討內難陛下提三天之劍排閭闔絕鈎陳趨北軍正北辰
然後翬翼乾乾尊尊親親立我蒸人聖考所以付天下之公器蹈
汾陽之清塵唐雖舊邦其命惟新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

也我是以幸太原祭汾雖耀金甲肅邊鄙羣鳥龍章而不敢南向
解嚴京師獲寶鼎獻宗廟成人歸而盡務東作報高宗地於是乎
爰佐五時郊天以奉時爰祭九室禘祖而敬思昭格遲遲神人允
釐無荷籍三春盛六穗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則委曷月而秘
豈非享物降嘉司火也立渾同度在璿也陛下姑謂之薄臣所未
諭且管氏誑齊帝王凡八十九湮淪鬱沒孰若致美我高宗勤益
甲子正六十胖蠻裁蕤故能應期我神武惟繼代奉業增高保
鴻缺乎中何也即先后以權斬是阻于運二宗紹復未遑厥功神闈
之契不在諸子而當聖躬固不可辭者審矣帝曰俞畏德之不穉
而左輔右弼雜指神鴻碩之倫抱結懷書蒸雲吐霧務方集賢內殿
講議前席以論之傳不云乎君手勤禮敬之至也易不云乎先王
作樂豫以動也慎矣哉禮樂之爲用故執禮者吳剛弊則質宜之
自我變樂者理去商何害謙以爲臣二者洽而三讓之制曰可始
嚴鹵簿騰七萃啓禁關迴九重以聽乎鸞鳥聲之雍雍臨疾匪徐物
有其容動植諧華夷觀駢闐總搏羨漫半散出成白牛踰榮波瀾

渭臺眺洪河遂並昆吾之墟倘佯乎大舜之澤瀕四瀆二濟入于
充徑九二三齊喬於岱推二旬有六而頓行在莫不睹睹華皓如
薤傾陽或牽以鑣或捧之觴僂僂乎康莊一以伸神武之今日二
以感乾封之舊章廼餽歸之觴舉之慈且惠而與之驩沸渭頡頏
矧國鄒魯家洙泗乘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
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則久及信
伯之應巖巖所瞻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於三事戶二十供王
祀環十里禁人樵報也大裡旅之數重褒成之祿撫遺甦賜之復
帝曰吁夫艱難繫業休咎牽人事況天監之殊祥也殊典也不
自滿而虔聳于位朕寶臣曰乾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
作朕左右丞相繫汝忠益以嘉猷補袞之闕罔或怠遂弘天封
天意象介立而旋德陽大饗平群方程後代美其律聲其實墳
言七也臣頌不敏繼伯夷之直清微太史之留滯聆金奏同
百獸之舞振木鐸採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
天子聖考天孫宗登以封兮報以功受命再惟皇代天之來人所

載士馬山嶸戈矛山脊禎符山雜靈響山峇吳與人合我鋪衍兮
長粹清太元冊兮太一精休光光我之慶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
之我京

文粹卷第十九下

乙卯三月五日

文粹卷第二十

頌乙

雅附

德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神武

大唐中興頌

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楊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楊炎

平淮夷雅附

柳宗元

時政

聖政紀頌

來鵠

豐年

德勝頌

歐陽詹

祥應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高世

伯夷頌

韓愈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朕我皇匹馬北方獨立

一呼下塵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服指
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祲災瑞慶大來兌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
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
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
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并序

楊炎

舜有兩階之舞周有孟津之會皇帝有岐陽之蒐德莫勤乎安國
勛莫配乎立極利萬物莫近乎去暴若受天元符與人請命冥契
相合億兆有歸以唱則感神鬼之心以征則去雲雷之難維唐七
葉茲臣大盜於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雍上建都發號以朝
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淳精四達大造玄成於是巢山駕海之
群狼羸懸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
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聖感時
而赴難非神功不能當大運非方德不能合人心故軒轅之道也

伏蚩尤宗周之仁也稱禳負陛下之德天瑞於人和人和而動天
天與和合氣百姓因之以獨化四夷因之以子來王師德之以貞
勝意者河洛後怨後東征之期人靈駭奔望西符之禮天子方齊
寶輅講金匱之書豈日霓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囂彤弓太阿
荆韓楚魏之廣七閩五獠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
皇帝建白麾以誓于軍曰維高祖啟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
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揔武之干戈備文之法象最爾逆虜敢迷
天紀盜我符璽贖我威靈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受蒼
降鑿錫命於子俾續夏已隊之功實棄未刑之族於戲余匪玉帛山
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咨
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櫓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
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沉溺爾
惟巨艦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暮誓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
念哉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為之坱圠河嶽為之震
蕩彼狐鳴擊豕齒之徒不崇朝而聲反於謳歌形歸於蹈舞者幾過

半矣故鄴杜之師以形勝灞上之克以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
洛之孽以氣摧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顯氣鎖機擒應龍秉鉞玄
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臺玉輅山動地
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爲衛布德澤望陵寢悲未
稷之將秀覽城闕之爲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賞
議勤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龍耳昧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奉
聖皇稱觴以朝前殿於是東國耆老長安士庶排御路入天庭動
千門呼萬歲煙雲下達林藪山迴神靈頌於堂精鬼感於廟王侯
慶於國父子洽於家鍾石反於懸壘殂陳於席華戎踊躍喜氣磅
礴日退三舍天聲萬里神謀不得窺其奧天道不能後其時斯一
會之略也然後動變化爲鐘假仁義爲途陶氣象變聳耳目與神合
司契以道浸漑醑全犀象之形斷珠玉之頸然後以景星燭夜甘
露清氣昇閭風對天老捨鴻名以還太素乘大曆而統人紀俾不
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生淳古於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以
神武清難至德遂人崇勳絕瑞光而萬古闢開日月于今六年百

姓豈忘力於帝乎人臣盍謝生於天子請相與鑿石於誓師之場
告成於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昏交風雨兮會秦門惟聖德兮漫海外五單于兮
勇士會俗鳥獸兮家雲島越浮山兮泛青草徵羽騎兮列天營啓
金騰兮賜長纓日爲車兮雷爲鼓醢鯨鯢兮掃煙雨開明堂兮饗
文祖帝爲皇兮后爲母歌雲其兮冊玉府篆穹右兮駕馭古今

大唐河西平胡聖德頌并序 楊炎

維唐至德二年春正月武威郡胡泊九蕃夷落內伺師旅之間外
合狼豕之兇據金城害州伯蛇變交戟之下炎焚大澤之中二月
乙丑皇帝以五命之服詔太僕崔備摠中樞專上將誓軍前之士
却城下之盟又命內常侍劉日新振鼓鐸之音護羣戎之長林竦
蝟合會于東郊粵庚午高牙大旆鐵馬長鎗歎以清笳陣以雲蛇
列于四衝蓬頭執戟鼓以靈龜進于達路趨悍獷後虎裘袞臂北
陵于土門之隊鈎車雲梯強弩堅楯齊傳于西烽之亭於是引熊
虎之師杖龍蛇之劍示戟四起煙塵火色金鼓一振天地徘徊血

亂交黃聲囂囂屋是風雲皆入陣彼草木盡為兵日月垂照於窮
鄉皇靈赫臨於天外名王貴馬大玉文具素女錦衣一以金之產萬
井之資皆委于入貢之府布于有地之宮是時也千人踊萬人賀
美大階之符見頌偃伯之議興特進金城太守李萬頃洎吾邑長
吏軍正大夫等言曰蓋聞王命先天以奉時賢臣合統以偕運靡
乘乎帝錄不能撥亂罔應乎間氣不得遭逢故大人之作必先靖
難以摧兇取暴為治國以任賢使能為建功磅礴乎茅茨之下歲
契乎玄占之上斯軒轅得之以勝蚩尤大夏得之以勝有扈西伯
得之去殷伐崇太宗得之奄有遼海上皇得之克平巨猾陛下得
之再清宇宙掃蕩氛孽允若大唐之新命復高祖之天下臣等恭
惟六聖騰光百有五十祀周賁海寓鋪敷菌蠢丹穴之盡孤竹之
君金縢枯羽委命下吏陛下建大號績鴻業歸勳祖禰昭事聖皇
是必天錫忠良佐成命器二臣所應皇運之統伏崇羽之兇太康
西人求來來裔願篆右誌美以為頌云
詔處臣方殪天狐載火旗兮耀昆吾震齊塵壘兮被戎都

獻平淮西雅并表

柳宗元

臣以書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選
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
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
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
事思報國恩獨唯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
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士則崧高
薛奔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錫炳耀
邊之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它
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
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又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
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
吉甫邵穆公等庶施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
淮夷雅二篇

皇武

方城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者其武于波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具來校眾昏置其毒于醒
狂奔叫喚以杆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後汝克錫
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救重慶拜稽首朝于元龜既類
既禡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錯彫戈犀甲熊旆成命是荷度拜稽
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饜饜是崇鼎臠俎載五獻百邊九百卿士
班以周旋既涉于淮乃翼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死宛周道于
山于川遠揚爾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
來格公曰徐之無特頌頌式和尔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郟彼昏卒
狂哀兒朝頑鋒鋒會谷塘赤子匍匐厥父是元怒其萌芽以惇太陽
王旅渾渾是洪是古既獲敵師若飢得餽蔡兇伊窘來起來聚右
擣其虛靡行厥慮載闢載被丞相是臨地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
既安有長如林曾未謹誑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
國祚以夏庶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
是為章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來

保無驕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期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之王卒峙之匪徼匪諷皇有正命皇命于期往舒余仁臨
彼艱頑柔惠是馴胡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
疑二能罷是式銜勇韜力日思雋嫗寇昏以狂敢蹈朔疆士獲厥
心大袒高驥長戟酋示蔡其綏音右前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
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
守其是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兩雪洋洋大風來加
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派之峨是拔是震大穢厥家狡
虜既厭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
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泫泫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逶蔡人歌
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難爾居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
皇德既舒皇曰咨朔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
外利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聖政紀頌 并序

來鶴

穆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奏曰陛下問及乎政事此三皇五帝之所徽美也陛下不問及史臣此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徽美者將有乎聞也弭已者將有乎亡也以聞之而又亡之則陛下徒有宵衣旰食之名規天條地之績與羣臣言後若飈然拂冠過冕湮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如十夫樹楊一夫拔之無得以成其大也政事羣臣得陛下曰問之是十夫樹楊也史官執筆為陛下曰遠之是一夫拔楊也使後之人訝聖朝空晨虛夕閑殿曠庭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謹之說是不亦遠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楊將弭已之謂乎臣伏念貞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子而已故言事者安論紆詞無疑權慮勢史官執筆于陛下天子側旒于殿之上奏者廢誠于廷之中是以正衙一開則臣誠前而啓之帝旒近而鎮之史

筆隨而絡之由是君臣謀國圖政之事俞機都要之言託業發神豐編照物借籍于堯典老光于天陽至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皇五帝之所徽美也自永徽之後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對影狼噬虎食持膏銜肉蓋以言多為己曾不致君內荏失中畏使人聽乃奏史官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有問而宰臣知之史官不得與於聞君有與舉而宰臣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冗吏同工而已臣嘗涕泣以歎豈有以一已之細一性之思於黍稷圭景之間苟嗜急須迴天憐上使聖緒神績有嘉敷善善調罔得聞於千萬年枉有謂明朝空晨虛夕閑殿曠庭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謹之說若今踵而承之則不唯臣有障聰蔽睿之刺抑陛下雖有三皇五帝之所徽美而若遠史臣則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抑又有一夫拔楊之謂歟臣請史官執筆當羣臣奏事隨日錄撰號為聖政紀臣立朝荷祿幸甚穆宗皇帝動宸頤旒憮然歎曰吁朕罔敢粉名厥後乃罔知厥後然聖人存簡策者亦非以粉名也蓋存乎大國之典鴻祖之

業我國有典我祖有業業在于典典在于史曷厥史不書是尸余
于祖涸美于典也朕續承聖緒恭惟恪思將念厥政未嘗不雖安
廢黜馳荒務遠是以每與宰臣言如簇天下一巡省每見宰臣退
而展天下盡聞知豈圖臣畜猶謀公無同事欲弄尾舌先徯巖穴
隔屏史臣占佞明后致懿搜嘉訪不存堯典之書善諷名猷莫出
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宰輔盡忠厥聞有此由是詔史職
執史筆立于廷之下錄君臣臚句之必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
其篇目曰聖政紀也至上之即位三年有鄉校小臣來鶴居山澤
間常私心重惜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千億代之眉目也
因窺穆宗實錄得解憤釋嫉於立史官為聖政紀者追而頌出
其事以暨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

三皇不書五帝不紀有聖有神風銷日已何教何師生來死止無
典無法頑有界比三皇實作五帝實治成天造地不昏不圯言得
非排文得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乎史是知補繩林結正簡斯若
君詔臣箴觚編毫絡前書後經規善監金惡國之大章知何寢略鳴

以貞觀多叶永徽多俞廷日發論敏日發謨牙孽未作鳥鼠其除
論出不善謀行不紆楹然史臣蛇然史裙瞠瞠而視透透而婁翹
筆當面決防納污不枯爾智不席我愚執言直注史文直敷故得
粲粲朝典落落廷憲聖蹟既多堯風不泯頒編坦軸君出臣顯若
儼見旒若俯見冕無閑殿曠庭無尸安素晏三皇不亡五帝不削
太宗得之史焉斯展暨乎後相圖身天子專問我獨以言史不得
近立明見嫌倚相在損秉筆如今隨班不進班退史歸惘然疇依
奏問莫親嘉謀固稀取彼詔命祿為國肥炯哉時呈言必及章德
室五帝道與三皇如何頌日嚙肉嗜毒甬距磨石快福徧物長控截
僚位占護陽光垣私藩已遠史度唐俾德音嘉訪默縮暗亡咽典
禁法蓋聖寵昌邑以致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不藏謂乎殿
空矣逸朝憎廷荒不知姦蔽文失汪洋有貞觀業有才微綱亦匿
匪見亦寢匪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真心太甲頌聖事既可
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逐史之喻請以物並且十夫
檣楊一夫欲競裁既未牢捍豈能盛帝業以我逐史似撰穆宗無

然若效若營何昔巨斯隱我祖正不傳親問不寫密諱孰示來朝
以光神政由是天呼震爰徵奔召急史提筆來叱廷而入端耳抗
目不撓不挹懈豕側頭螭蚪擺溼握管絕怡當幾而立君也盡問
臣也倒誠磊磊其事鏗鏘其聲大何不顯細何不明語未絕緒史
已錄成錄成謂何書政紀各伊紀清芬可昭典墳古師官鳥昔聖
官雲方之我右錄里書分錄有君法書有君文君法君文在聖政
紀去殿無閑時庭無曠日雲誅波訪倦編列筆君劬臣勞上討下
述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至德何比至教焉如孰規孰測外夷內
儲謂君有道乎臣有謨歟有道有謨在聖政紀書一體列秩同力
翼翼戴折福去拔絕防無礙國章可披唐文可愛善咨不偷嘉論不
益蓋不偷不蓋在聖政紀載諒夫惣斯不朽可懸魏闕思得是言非
訕非伐每員謂聖臣渾沌開君日月妖物零死天文光發唯我之有
須兮奚斯躍而董狐厥足

德勝頌二章并序

歐陽詹

唐貞元六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

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謂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動
于效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軌交糾迴薄將不結
于常藏自春二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為燠灼
為霖霖似不日而至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
揚喜雲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浹磅礴澤蒼蒼暫相夏磨力強者勝
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祲覆譴為雲雲列景燄為祥
光油油薰薰死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耳而風暢日者生氣
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持時澤不
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拆至是土膏融甘液宜若決
溥泉如開湧煙豐本增岐并丸絲絲無礙瘠瘠與良沃獲一十於百
千瞻蔬雲直直以委圃餘糧嶽峙而柘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
能制能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
成歟况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歆怡逸於其中乎宜
其瘳乾元之宿疾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耶古先
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乾以稱理靡水旱而莫德至不以

道未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鳴亞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弘輒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飲梁匪徒我飲梁鰥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亦青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牛感食我匪徒牛感食我豕梁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歲星居心頌 并序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其有不迪不吉不庭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暉然而化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歌頌謹按歲星五帝為著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為理覆露萬民冰洽生類協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禘應陰陽大化昭報成功玄

特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曰自生為紀四時為柄洪範之叙皇極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人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祀班淮左之師用弘文教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今名也於是是一統類以昭德明法制以塞遠薦禮百神賓懷擴俗嘉瑞美祥紛委神至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播職求之如已失然後端拱於穆清怡神於靖冥驅一代為純誠接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邃古光昭聞身幾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右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人無疆並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煦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

臣德輝昭融保祐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伯夷頌

韓愈

士之持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

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于一國一州
非之六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而不
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萃乎泰山，不足以爲高；魏乎天地
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
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
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殺，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
明也。今世之謂七者，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人沮之則自
以爲不足。夫彼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
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
子亂，百賊子接踵于後世矣。

文粹卷第二十一 乙卯三月五日

文粹卷第二十一

頌丙 摠十首

吳興姚

鉉

纂系

古賢

虞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巡路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詠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崔祐甫

興利

復練塘碑頌 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 劉禹錫

靈跡

蘇州嘉興屯田紀錄碑頌 李翰

高道

唐天台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宗理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陳子昂

長明燈頌 高適

虞子賤碑頌 并序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躰大繹微旨而徵遺論
何先生道蔚其葳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
根於仁，殷其如雷，暖然如春，如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魚君爾。乃

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
齊晉之強定哀非相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王如此亂邦從
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章變
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鮮元之要恤孤哀喪率事問弔
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
佚其財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
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
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
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握髮而吐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
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
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蒼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
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馮_二慮字之堂清靜無為_一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_誰
謂陽鱉_{華而為}黃髮或師或友_二麥苗不糧不秀_{齊師}
已却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_二伊人希聖之才_{堯舜既}

往孰為來哉從時卷舒与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
顯_二今德聲隨收牧惠与順息人亡政弊_{道猶神}默寂寒夜川_爾
悵舊國荒祠尚掃蒼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遞殊精誠
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謐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貴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
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
相廣平公宋瑋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丑管之政教惣三軍之旌
鼓幅負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麻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
路也公襄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
踰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諱懼畏域折三思之角則氣益風
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
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
常清心而庶務簡正名而羣下一琴兮憫兮赫兮嗚兮固以不怒
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鰓齒被髮儋耳衣卉藪木巢山館水種

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曰
戰苑善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
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珠裔胥易其
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垣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
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美尚書東漢之雅望
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清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
飛道渚於汝信如龍章衣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
廣府司馬譚瓌番禺首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
徒也豈將苟其許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其貞德之義淫
感者舊去思之勤越莫交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
于藩于宣朝政將來亞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
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寧亦多逢奎兮改籬牆魚鱉老兮鳥翼室洞
日華兮皎夜光火出天燎兮風莫揚事有近兮惠無疆岷嶓嶓嶓兮西

海財幾萬里兮歲三來如鳥兮化身為臺帝無欺兮路無盜旅志
家兮局夜開越井固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
早曝牛牲兮菌雞小神降福兮公畫考

京兆尹張公德碑頌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有德天也通
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德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
出越小大邦亦如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曰省
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駁側陋兼乎
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
焉夫京兆號為難理清靜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軟弱廢
或以賦殺効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鈞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
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筭不能知聖聖於畫一善政不
能下權宿冢如雉草無溫色視大權如懸塊無傲容白司之吏摠
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
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駒前府堂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

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曰者樂陽男子閭里為豪借客報仇聚人為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屋袖鎗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濁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人聞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賴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劫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疾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忍寇益乃邑矧曰湯折難君惟爾克濟無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寒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有過雖食人減雙雞之膳園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巧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廉同食雖入煙不動道鍾相望不思濫以苟生成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水赤岸澤將為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罷之舟漁雉麓之宇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邑殮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賂推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書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辨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正石曰滅功萬載吏曰省錢億農

始學未文始安織於是鮑背黃髮多一者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悖失其術道路有禮汰无与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无吠狗亦無野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島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宰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為外戚於帝為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統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空谷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其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膝下土王綱不敢替也協一姓之好以正人倫傍无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塞官訟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故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宮所製衣勞動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豈惟眾臣重其經術為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承祕書也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密有緘勝之固公不憚權貴或

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為
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為詢存者考其事壯其良以畜之行者緝
其宮藝真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
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而靈應未
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實新醪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為明神無
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絲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謫
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吝吾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
則樹其路焉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激天爍地震衣且為
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哀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
闔境不入他郡雖對疆咫尺而波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
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矣
於陪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
學於舊章求即我謀且維與人編女與人為伍與人出入與人言
語知風俗之真弊識教化之原本唐書事美晉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靈以幹

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偽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口
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覓而愛
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面將息而人遂覲東后我教我訓
我鎮我守茫二三秦則罔餽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
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
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田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
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又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
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
亦蠻貊之邦為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
督張公為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既踰月
而遽屆于洪洪之耆老嬰悃商農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
于廛咸曰亟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也天只胡為奪
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沈馬不及抹國人懷慕之罔極曰

清塵遠矣君不顧矣蔚陶之思何用哉蓋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
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
縣令鄧真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者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
允於心曰自昔為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
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為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
為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薦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
初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
未觀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
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為寄以為擾於獄者輕重
人之命煩於市者耗釋人之生苟鞭笞折撻之無度侵牟肆奪之
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爾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
賤議刑罰之等哀使其貧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
人視其目而無傷夫然嗟嗟之象成行葦之因漚矣三之日謀於野
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
傳置未脩豈不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饑殍實不如歸亦

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三千婦之隴畝而擊柝之守元
闕焉賦豪帶財數百萬賜于館餽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
公之更留以為斯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至我皆用之於愛人
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庶多天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
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逮其於物如
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頽俗慰窮耻者
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鄒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
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嘗
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右
亭別將自是為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為天子友儲君臣雖
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為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
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
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狀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
如歸焉神之聽之是与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能
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豪

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寔建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
齡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為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
君矣止是為三張立廉寶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
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芳人相慶二未卑之聞後命朱轡玉節
兮向蕃禹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
川滂源因逆匯而滂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
之用崇伯汨五行而綠羽山臺駘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
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分古大江具區惟潤州其數曰練湖幅員
四十里孤蒲菱芡之多龜魚鼈鼉麋之生厭飲江淮膏潤數州其傍
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土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
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馬空旱則恐艱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

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以得
之老幼怨者沈沈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削荆西戎西戎既駭矣生
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
是歲十一月二十二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瓚為潤州聲如
騖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憤公
素知截胡潤壤其甚頓發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群謗雷動山鎮恬
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自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
政軍歸寂公乃申戒縣吏悉從關之人不俟召呼拊從役者鋪蓋
野後皇成際地增理故塘縹而合之廣湖為十里像月之規儔金
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噴射渤之隱地雷聞泉中進程三日若海之
弥望灑々如春江日月沈沈如望雲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
者飽憂者泰敷是跡為斗明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靖均品河渠
通流商悅莫積人勇輸賦遐不受利宜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
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流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雲稼蒙

其隆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夙統東方諸侯平其負稅聞而悅
之自其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宜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
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
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有過惠
人察奸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木之貴降從士禮詩去靖恭爾位
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
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實秉公之清白延
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珣稟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
周孝孳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允為澤公悅也水歸於澤而澤
悅放人自年浸塞而公啓之臣裁鄰哉克諧帝休未代是式三
无災若不竭而刻之則主命不揚放厥後之人无以荷負也華
堂孝子自見訪為頌曰

望法法兮視其為閑魚鱗慶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
痛無聲焉果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淤淀為澄清孰者飲公病者寧詔
書光寵因德澤榮勳然昨瞻復明追琢刻頌揚芬馨

高陵令劉君履道愛碑頌并序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
然異績結于人心談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
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請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
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曆詔書見以政績將
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
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揚揚乎道周公
涇水東行注渠隴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美焉按水部式
決洩有時賦漕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顯其腴每歲少丑一
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只已還寔失振本涇陽人果擁而顯之公
取全流浚原為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
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
以破理訴者覆得罪跡是咋舌不敢言吞冤衙忍家相孫子長慶
三年高陵令劉君勸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煙瘴在身不忘決去乃
循故事考式文既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于我里請社

私竇使无棄流請遵正令使无越制別白緘悉列上便宜掾吏依
違不決居二歲距竇葬且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
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公實司察視持詔書謂曰渠上書得利病
還奏書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
簿談撫直實董之冬十月百眾雲奔憤與喜并口誦手運不有驚
皮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曰渠下高祖故聖
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
詣府控言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謂丞相請以額血汚車茵丞相
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无所恪第未周知情
偽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投仲冬新渠成也季冬二日
新堰成駛流渾々如麻真氣高蒸溫胃迎祀釋怨開塞分寸皆如
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獨首告已事君率其眷躬發祭之丞徒
謹呼奮發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摘奸祀豪卒孰施
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
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万本下垂根以

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
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為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詎京兆
言之府命從事蘇持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跡是邑人享其長
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其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
之五代係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孝亦以籌畫平東諸侯
遂參幕府蘇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迁既有績于高陵
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
其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也益于蒲錫紫衣金章歲
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
先是高陵冢被東風而惜其捨去發于曾懷播為言詩人采其言
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透迤漑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
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
公兮言既盡縣中府兮府聞天積漬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
流行龍蛇兮止膏油導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去翽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鑄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績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

李翰

禹平九土滌血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
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
有易此而能理者自揭戎乱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
之以飢饉重之以天札死者曝露亡者惰遊編版之穴三耗其二
歸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人古者人家為鄰
家從事一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十
萬家全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
此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
廣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
其事擇封內閑田充墾人所不耕者為其中求天下良才善政以
食為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為之官府
官府既建史胥備設田有官二有徒野有夫二有任上下相維如
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頌于時

此其所以為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
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濶核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故其
始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
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公全國大貳員
直父公如家慎擇職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為之大乃以大
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
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壤江淮為之康嘉禾一藪
江淮為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德知艱難勤
儉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
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畫為封疆屬於海審其賦
漕運千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爰以登草剔以除
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頌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諫
日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情者勛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宜
其兮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祿食復之于下叙其勞也至若
義感於內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恤人猶已野次露宿簞食瓢飲盡

四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列而猶執鼓盛暑赫曦而不停
車蓋如登高去梯與之死生投醪均味忘其飢渴然後知仁義之
政必見於耕獲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
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贊皇為郡無凶年自朱公為屯無下歲元
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持朝嘉厥庸授廷尉詔公
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並廩蓋大穰之徵也屯
官某乙等聚而稽曰初公為屯人有一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
其擾今溝封犬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復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
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
効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誅之手之足之况朱公之績如此其大
者乎遂相志斷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祠鄉晉夫
終踐大農之位其碑曰

荒二九區陽九躔災立荒札瘥田空汗來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
耕不獲仰食于下嗷遺人餓口饋軍帝曰予憂愛立其屯且戰
且耕古之善經師肅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二取彼榛

荒二九區陽九躔災立荒札瘥田空汗來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
耕不獲仰食于下嗷遺人餓口饋軍帝曰予憂愛立其屯且戰
且耕古之善經師肅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二取彼榛
如雲陳漠夫位某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勸釋趨獲種秀不生蠱
螫不作歲登億計征寬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鑿我屯之便如
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贊皇獻之達于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
威賦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既埋變將為田朱公濟之執用以先
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船旱則既之水則泄焉曰
雨曰霽以溝為天俾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疑疑不侵
其畔不犯其穽我倉既盈爾廩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
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位
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徵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
綬纍纍何况之福祿如茨何况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祠柏觀之頌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躰而異名同
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耶非桐柏耶因斯而談
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

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
有洞天號金庭宮即中右弼王子受百
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祠
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晉葛隱公始居此地而
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版亦猶在自乎我唐有司馬練
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
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
餘背陰嚮陽審曲而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
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之上巒峯如闕中天豁開
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
梁翠屏可倚也垣樹株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猿
晨暮合響音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
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摠括奧秘樓臺為
秀絕包元氣以混成鎮享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具
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書曰有雲五色浮霄其上三井
龍之所特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為虛室

以鑿戶起層臺而累工經之殖殖成之異二綴日月以為光籠雲
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孰
能興之練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
弟太常廋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取唐興為朝散大
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
乘軒者寵惠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
學神仙之事科錄教戒博綜無所遺窮真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
無為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
其通才練識贍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師
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
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
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練
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空慈為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
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奧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名行乎
有情分而作二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

故為天下貴况絕學無意交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
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會是若教
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
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雷貞公名長源有道化人
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勳宗等曰且道以合德德以致美美而不
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表舊至道之光其辭曰
地彼天台屹嶽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煙
雲路通真仙時來顧哦練師于彼瓊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喻日
安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練師攸贊道無不為美哉輪奐窈窕
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躰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并序

陳子昂

尊師業尚冲密勤於幽深理心事天所係唯嗇終聖棄知果耀其
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祕學性迴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
迹遐情遠音志摩青雲蓬視紫籙高宗每降靈輿親詣精廬尊
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母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

景雲林而疲病此山以頌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
海翳天皇敷篤斯道祈款逾深躊躇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華有
命鏗響遺區於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屈順
風玄真高蹤高尚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
然為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穎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面誦
瑤庭密受瓊室專大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之耕服勤於我
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
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借真蹈
真鍊景遊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法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
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斷石幽山勒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籙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
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煙丹丘不死兮
羨門子黃宮度世兮吾躰玄躰玄之至德兮洵淑美冲心養和實
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兮昇玄子授
以寶書青若紙令守崆峒山玉女峯雲霞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

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天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煩是以
冥居於崐崘寄遺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天子之兆好道樂仙兮
思披雲鄉千旌萬騎兮奉鳳張遨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
紫房齋心漱意緬相望祈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
中人在子身窈窕冥冥精其真至後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相
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
真

長明燈頌并序

高邁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見燈處之皎如也燈公之掌在玄夜或
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
其人佛所以有燃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子
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昊昊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
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
自積苦為海幸足見溺積邪為山幸手見礙竟不髮髮之或髮
髻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為長歎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燈皆精進

成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桂執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
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龍而四時長花蒲室而終歲不
夜人見之者一作礼眼蒙利再作礼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內外
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
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
天無門不闢炬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
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
不可思量耶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
頌之間迫賤事未構斯文一朝染自疾矇矓而不自審從何得也
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言而寤寤而起起
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
心百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
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文粹卷第二十一

乙卯三月六日

文粹卷第二十二

頌丁 物王首

吳興姚

茲

纂

祠祀

旌儒廟頌

陝州鐵牛頌

並曹臺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鄴

監牧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詠

岷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鄧昂

旌儒廟頌

賈至

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指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
 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重虞之則大
 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擇擿者鱗集鹿君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
 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
 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
 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類斬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
 哀先儒之道喪強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
 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然氣銷散於戲秦皇

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筆堯又群雄如衆草建宮寔能
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戲亂以
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
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道六經之漢訓用三代之文質
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
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黷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
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
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
法削刑賊虐諫輔儒以求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播棄典墳夫如
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
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
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縣上之田
則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塚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
大教廟食衆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監率以絕厲
之書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願臣不敏敢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依訓六經為代典謀降及夫子三千其徒
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官書暴秦反道背德竊
善攘譽師黷術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
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色愁雲晝昏特聞夜哭知有冤魂帝在華
清登高訪古愍默頽漸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群哲
鄉食祀無主爰降嘉詔率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酌以時幽幽廟門蕭
肅空靈儀具莫求食長無餒而粵自漢初迄于隋閏亦有令主尊儒
尚訓廟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濬哲聰明文
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瀆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
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陝州鐵牛頌 井序

西貢至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騰而不仁坤順
為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郭者其陰騰歟其剛克歟寓精堅
強壯趾慎固內習坎為外形端倪居于道周敦兮若樸謂為首匪
如山之狀謂用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

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備哉東臨周畿西盡
號略載厚地而莫從其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微憑子之力則
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老聽輿誦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
由是恃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微尤徒執用大鑿
于茲橫廢林練匹進雲鍾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泉
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
刃投豈皆虛鑣鑣行人無住柱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
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蛇遠闖風而周巨鼉負
蓬萊而抃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鉅而未固未可
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
之念擇善而為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
牧謀始有依招墨客以頌頌者謂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莫穆如
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
杳冥精兮混茫氣疑為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員賀長河東流

平沸渭堅立不動神之至層層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既音
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平華嶽明年同
華運帥太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
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
者內兵橫起右輔搔然警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為高鑄
抗表奉迎莫迴天睽公即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
曰朝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
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之召君之慮華當關石不遠
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為百辟會朝之地諸侯
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特此謹
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
將去群心恟然關內諸侯性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
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既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

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瞻是邦因駐清蹕上復
交泰之道下無疑間之虞為難既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濱
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自茲今則因公以
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
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順之封非神
莫尸爾聖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卑客書君誌之歎耳目奇功縑緡
具美授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
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鎮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
之運儂家盡掌之奇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
曰 惟華之始因山以紀連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
不紀歲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豪塵旅次豈無近藩諸侯
莫至惟我許公聞風奮發騎迎靈臺六龍迴轡行朝有具行廟有
位宗戚以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
家國大倫禮無違事社既啟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
刻貞珉永證博史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頌并序

張說

周禮校人掌主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二駮馬二百一
十六應乾之策也六駮成校五良一駮是以謂小備校有左右閑
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駮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
謂六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
孝武當其景儉局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執勤兵塞上駮馬有四十
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以胡馬入洛
蹴躡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鑿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罹之後
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煇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
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奔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
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萬六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
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擴
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
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戎狄外攻或師圍
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半所有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

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得色
朝髦產齒歆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
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泰右千生長史北使張知古
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循武
縣男東宮監牧韋德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摠監晉寧績及五使長戶
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婉息人無匱乏克
朕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傳西南兩使六頓人夫稟穀計八十萬工
園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儉私
肥公其政二也減大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
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繕工其政四也時苜蓿
首蓿一千九百頃以芟蓄禦爰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
奏置不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宮其政六也
賈死畜貯絹八萬往嚴道市魏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
侯長六數盈三萬象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却輓其政八也及
問群牧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

主擇才之得人下以養忠巨受任之盡節未以道官屬承風之成
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
舊史書功珍詠環竒篆刻金石秦泐眇眇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
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二萬兮馬為羣漸沂渭兮垣隴阪飛黃
卓兮昆蹄苑山崆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
雪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鑿發兮
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撝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翹兮金芥直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仗黃麾太僕駉兮展輅儀舞
月馴兮蹀雲螭神侖儻兮能權奇騏驎溢野兮牛羊白多子孫榮
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壁玉府

岐郊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并序

邵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殿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庾人校人驥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若乾道為良坤元利牝駒
從渥水駿發中廡屈產責其能鳴雁阿多其美脊豈止宗生冀此

族施汧西而已哉自相士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養池其前
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應其管議其履齒麻朝其其頰股
女萬辨其目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
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戶至我開元得之五輅
備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殿馬始頒殿官凡十一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自石并寓內
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脩佳兵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
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
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侯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間孳婉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教
馳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
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籍之明年命我知公典斯馬政公
齊其飲食視其良駑蒼芻芣涼網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且生
之德爰錫上田日禪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公入掌三事外司
百揆調餼鼎實維熊帝繇吏吾果理於高後各單謀暢於伊尹帝

曰若予邠之後亮采惠疇詩曰九疇帝曰俞咨汝汝作小司五
致牧圉李公言成允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夏載書載法
權之林之疏穢鎮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天之寵未
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勛壽安尉賀蘭弼華陰主簿常冀並
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非全應機立斷侶昌門之驂乘行翼聖
僊謂子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牙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
子干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幽土晚寒寧州壤其涇
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大丘之野
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主之
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業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曾叡領之
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御侮或果毅昭戎射取不違
始終惟一支命朝散大夫都苑惣監韋績物心以統之韋公敢行利
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為攻特執駒
林不意驅維撫翫趣馬射薦苞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

比年皆以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則應空滯以承弊人多
懼焉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二十石升枚具歲
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柅煩激惰其利四也內廢馬廄每年有瘠者
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餒之文之行之節之
俟其跳梁俟其充膺而後入之以內癩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
人焉有正政焉何獨師古始為成憲則知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
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警言可
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垆
之頌燕公篆監牧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良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
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
燄草繚垣墉兮積芻橐天馬來兮從東道群紫燕鳥兮駢綠蛇
骨象奇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籥雲兮低噴沙既伯既
禱兮無災害有駉有容兮真沛艾縞身朱鬣鼠兮又白顛晚影長
鳴兮聲造天兮安匹兮龍為友吾君馭兮壽千年

